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大学中庸

韩维志
译评



国文珍品文库

—— 大学 中庸



国文珍品文库

大学中庸

● 韩维志 译评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 中庸/韩维志译评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1.7

(国文珍品文库)

ISBN 7-80626-673-9

I. ①大...②中... II. 韩... III. ①大学-注释②中庸-注释 IV. B222.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7717 号

Daxue Zhongyong

大学 中庸

韩维志 译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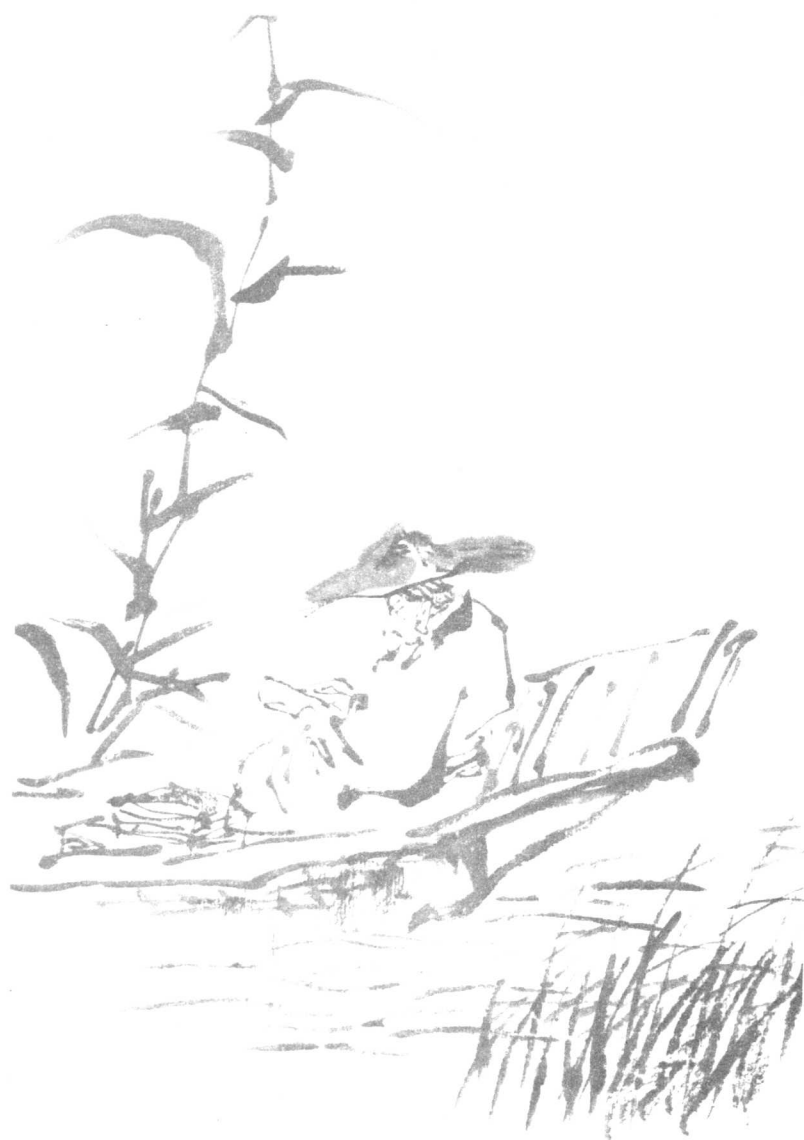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王尔立

封面设计:李岩冰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6 开本 4.375 印张 2 插页 75 千字
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印数:6 001-16 000 册 定价:6.80 元

ISBN 7-80626-673-9/I·162



序 言

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，原是《礼记》中的两篇，与《礼记》中其它篇章一样，它们的作者已不可考。由于《礼记》被尊为“十三经”之一，所以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也就被历代学人诵读。客观地讲，它们在义理的推阐上较之《礼记》其余篇章要深奥许多，但在唐以前，它们并未受到过分的关注。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，兴起古文运动，提倡传统伦理观，才开始重视这两篇文章，把它们视为至高无上的“经书”。到了北宋时期，这两篇文章更受重视，神宗皇帝把它们颁赐给大臣，大臣们（如苏轼等）也屡次在书信中提及并探讨其隐奥的意蕴，程颢、程颐兄弟更是对之极力鼓吹。二程借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中的论述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，并附会说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子思，是上承孔子，下启孟子的中枢，是道统得以延续的关键。南宋朱熹推波助澜，认为它们是“前圣之书”，把它们剥离出《礼记》，而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一道合称“四书”。这其中不免有些有意的人为夸大。但我们要知道，二程与朱子对这两篇文章的鼓吹也并非全无根据的，这两篇文章是对中国古代伦理观、人生观的总结。《大学》的三纲八条目，尤其是“修、齐、治、平”理想，《中庸》对“诚”，对“中庸”心态的推尊，都对后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所阐述的伦理观点已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元、明、清三代统治者认识到这两篇文章对统治阶级的无穷益处，于是大力提倡，定为科举必读书，

这两篇文章更是风靡一时。它们虽然流行了,但却被庸俗化了,因而对于它们所产生的消极影响,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但是,被污染的只是下游河水,而源头的清澈可爱则是不容置疑的。在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中,蕴含了先圣哲人对生命价值的体验和反思,也展示了他们表达思想的卓越才能。因此,对于这两篇文章,今人仍有一读的必要时,所以,我对它们进行了重新标点,全文对译,简要评点,以飨读者。

编者
2001年6月

大 学

一
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未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【译文】

在大学堂中讲论的最高的为学之道，第一是要显明自己原本就具有的清明的德性（使它不受种种恶的蒙蔽）；第二是要推己及人，使得人人都能够革旧从新，显明他们自己本来就很清明的德行；最后，要把上面提及的两项要求身体力行，把它们置于最高最善的境界上，并一贯地奉行（这三条是“大学”的纲领啊）。只有知道先从自己做起，把自己的意志稳立在最善的境界上，这样意志才会坚定不移；意志坚定不移，这样内心才会纯洁静穆；内心纯洁静穆，这样心思所及之处才会安详；心思安详不移，这样思虑才能周全；思虑周全，这样才会探求到那最伟大最精微的学问之道而不会紊乱不会动摇。凡是世间的万事万物，它都有自己的本根和末尾（比如，“明明德”便是根本，“亲（新）民”便是末尾）。凡是世间的万事万物，它都有个结局和起始（比如，“知止”便是起始，“能得”便是结局）。如果能够洞悉它的先后主次，那就很近于这“大学”之道了。往昔古时那些要想显明自己的明德，并推广开去以惠及全天下人的贤者，是一定要先把自已的国家治理好的。要想先治理妥当自己的国家，就一定要先整齐好自己的家庭；要想整齐好自己的家庭，就一定要先从自身做起，使自己德行修洁；要想使自己德行修洁，就一定要先端正自己的心地；要想端正自己的心地，就一定要先使自己的意志诚恳笃实；要想使自己的意志诚恳笃实，就一定先要广泛地获取各种有益的知识；要想获取各种有益的知识，就一定先要考究万事万物的道理。只有经过考究而先穷尽世间万事万物的道理所在，然后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种知识；只有先获得尽量多的各种有益

知识,然后自己的意志才会诚恳笃实;只有当自己意志诚恳笃实了,然后自己的心地才能够端正而不邪僻;只有当自己的心地端正无邪了,然后自己的德行才会修洁;只有当自身德行修洁了,然后才会感召自己的家人,使得家庭也修洁整齐;只有当自己的家庭也整齐修洁了,然后才会感化国人,使得国家也得以大治;只有当国家大治了,才会使其他国家从而效仿,从而使全天下都达到大治的境地,天下太平。上至尊贵的天子,下至普通的黎民百姓,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必须以“修身”为一切的根本。如果世间某一事物,它的本根是混乱的,而希图末节能治理得完美,那是决然不可能的。如果对于那应当厚待的,却反而把它薄待了(比如自己的应该管理得很好的家庭却没有管理妥当),反说那比较而言应当薄待的,却能够厚待(比如天下、国家相对于修身齐家而论,应薄待,反以为能厚待——即治理得很好,这是倒置了本末),那是绝对不会获得成效的啊。

【评点】

“在亲民”的“亲”字,北宋程颐认为应当改作“新”字,这样文义便很明了了。前人认为:这一章是孔子教学生的教案,曾子拿着这老师教案上的三纲领(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)和八条目(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),予以详细阐明。说这是孔子的教案、曾子所述,是没有实在的根据的,但毫无疑问,它却是对后世影响极重大的一篇文章。这一章阐明了大学的根本——三纲领与节目——八条目,用以教导天下的读书人。古人认为“学”有小大之分:大学即是大学堂。在大学里所研究的学问都是大人先生的学问。所谓“大人”,即是学

问上达到了最高地步，将来可以治国平天下的英才。因而，大学教育人的方法，首先要求学生用功，使自己明了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智”这些固有的德性；其次要求学生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推己及人，使得全天下的人都以自己为楷模，涤除恶行，重新做人，使得天下普遍地达到至善的境界。再有，就是要求君子的德行没有不明的，民德没有不新的，人人稳稳地立在至善至美的境地上，不为外在事物而引诱动摇，从而在意志与行事上，时时处处地体现着“大道”。这便是作者大学之道的根本纲领所在——“明明德”、“亲民”、“止于至善”。

作者认为，凡是与礼教规定与大义吻合的思想，就是人所必须立“止”的地位。如果人能够明白礼义是应当拳拳服膺的，那么他自然会心志坚定。心志坚定了，人心才会镇静。人心镇静了，便会祛除一切邪僻的外在诱惑，身体便会随遇而安，不讲求安逸舒适，以免于玩物丧志了。身体能够随遇而安，到了做事的时候，才会公正无私、无畏无惧，使得谋划精当，而无败事。这样，那明德新民的至善境界就会自然求得了。总的来看，“明德”与“新民”，可以混称为“物”；“知止”与“能得”，可以混称为“事”。但仔细分析，“明德”是根本而“新民”是末梢；“知止”是肇端而“能得”是结果。本根与肇端应当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，而先在这上面用功；末梢与结果应当次于前二者，要后在这上面用功。轻重次序井然不紊乱，这样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靠近那“大学”的至高之道了。

善于治天下的贤人与明王，他们以平治天下为己任，但却熟知做事的轻重缓急，不先从治理天下上急促入手，而先去治理好他的国度，以便在自己国度治理好后，使天

下翕然向化；他治理国家，却不从国政入手，而从整齐家政入手，因为齐家是治国的基础，治理好自己的家，就会为臣民的家庭树立典范。治家，却不从整齐家政入手，而先修身，只有家长自身德行修洁，可以做家人的表率，才会感化家人。修身，却不从身子入手，而从正心入手，因为古人认为“心之官则思”，认为心是统驭人行为的中枢，是身子的主宰。要正心，却不先忙着正心，而首先努力去从意上用功，因为古人认为意主宰心，只有当心的主宰——意诚笃了，才会使一切由意所发出的想法没有半点虚饰伪装。要诚意，却不先从意上用功，而先想一个办法，使得自己的知识丰富起来。要富足自己的知识，需要什么办法呢？作者于是顺势拈出了“格物”一词。即仔细地研究天下形形色色的万事万物，推究它们的终极真理。这便是作者所论述的大学八条目。八条目一条紧扣一条，相邻二条目在逻辑上一个是因，一个是果，一个是前提，一个是终局。它们是作者所理想的求学先后次序。八条目论述严密，环环相扣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从“物格而后知至”到“国治而后天下平”，则是反向逆推。指出在一个前提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会产生的结果。天下的万事万物，如果能够推究出其内在的“理”，就会真正地丰富人的知识。人的知识得到丰富了，就会使得意思所发，自然诚实无欺。意思诚实了，心便有了主干，也就不会偏颇邪僻了。心志端正而不受外物诱惑，身子自然便会修洁。身修之后，足以为一家表率，这样家庭便自然而然地会治理好。在家齐的基础上，国治与天下平也就不是难事了。这便是古人幻想的治平道路。即全从自身做起，从而推己及人，以道德的力量、教化的力量

去影响他人，感化他人，从而达到最高的治平政治理想。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是用功修身的人所必经的自修阶段。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则是身修之后所产生的良好效果。所以作者坚信在八条目中，修身是最关键的一环，是普天之下，不分贵贱都应遵守的真理。

“其本乱而末治者”一句是此章的结束。全天下的人都必须奉修身为本，这个意思上面已经提到了。在结尾处，作者以简括的两句话，比喻本末倒置的危险性。如果把自身与家、国、天下相比，那么身子当然应该是本，而家、国、天下应该是末。如果一个人不能通过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来修身，那么他的根本已经混乱，谈不上什么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大事了。拿家来与国、天下相比较，那么，家当然是厚，而国、天下当然是薄了。如果一个人自身不能修洁，那么他对家中亲人本该比对于国人、天下人更厚待才对，他如果薄家人而厚天下人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样，就又归结到修身是八条目之根本这一意思上来了。

从全篇来看，第一章具有统摄全篇的重要作用，是其余各章的根本，所以朱熹的《大学章句》认为它“盖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其传十章，则曾子之意，而门人记之也。”即认为第一章是神圣的“经”书，以与以下十章区分开来，以下十章是它的推发阐扬。朱子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朱子又认为旧本有很多前后次序颠倒的情况，于是对《大学》篇重新编排。朱子的编定本在后世流传广泛，我们便采纳他的编排次序。

二

《康诰》曰：“克明德。”《大甲》曰：“顾湜天之明命。”《帝典》曰：“克明峻德。”皆自明也。

【译文】

《尚书·康诰篇》中有这样的训导：“要显明你自己本有的美好德性。”《尚书·大甲篇》又说：“要时常想到伟大上天所赋予给你的德性。”《尚书·尧典篇》说：“要显明那伟大的德性。”《康诰》、《大甲》、《尧典》这几篇的话，都是说要能够彰显自己内心中美好的德性呀！

【评点】

这是十篇传文中的第一篇，解释的是经文中“明明德”一句的意义。传中三次引述《尚书》的论述，“尚书”是“上古之书”的意思，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汇编，在古时享有崇高的声望，所以作者引《尚书》中《康诰》、《大甲》、《尧典》中的成句，是自有其用意的，即援经以自重，申明“明明德”的观点是与古圣先贤的意见符合的，并非随便的无根游谈。具体来说，《康诰》中的这句引文，是周公训戒卫康叔的话，经文中“在明明德”一句话，与周公对康叔的训导不谋而合，《康诰》原句上下文的意思是：“天下的众人，天生就有这些美好的德性，但后天被利欲所累，以致于晦暗不明了。只有我们的文王，恭敬和众，能够显明这个德性啊。”《大甲》篇中的这句引文，是商代贤臣伊尹训导商君大甲的话，《大甲》原句上下文大意是：“明德是上天所赐与我们的，同这命令一样。但玩忽的人太多了，只有我们已故的先王成汤，念念不忘这上天赋予我们的德性而不敢懈怠的啊！”《尧典》篇中的这句引文，是史臣赞美尧

的话。原句上下文大意是：“人的明德，本来极高极大，但天下的一般众人，内心都被私欲占满了，这个明德于是被私欲挤占得变狭小了，只有伟大的帝尧能够显扬这极大的明德。”在时间先后上，《康诰》晚于《大甲》、《大甲》晚于《尧典》，在训导人的地位的尊崇上，周公逊于伊尹，伊尹逊于帝尧。因而，作者在三句引文的顺序排比上，是有很深的用意的，通过这样比类，三句引文一句比一句更有气势、更雄辩，从而充分地证明了“在明明德”的主张的正确性。三书文句虽然各不相同，但它们的要旨，都是倡导人要自明己德，这样，抬出三圣人为学者的楷模，从而讲明了大学三纲领中的这头一纲。

三

汤之《盘铭》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新民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。”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

【译文】

商汤沐浴用托盘上刻着这样的词句：“如果一天能够洗净自己，达到自新，（还不够）而要天天这样地自新，并且再要这样连续不断地每天自新，（使自己每天都能在道德修养上有所进步）。”《尚书·康诰篇》说：“做国君的要振作起来，使百姓们都能除恶长善，改过自新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中有诗句道：“周王朝虽然是个很旧的邦国，但是它所承受的天命却是很新的，（因为文王能够天天自新，又能感化百姓，所以百姓也向他学习，都能够自新，因此周所受的天命也是新的，就和新立的国家一样。）”所以，有道德的国君，没有一处地方，不是用那最好的办法（而

“自新”、“新民”就是为了达到那一极点的良法啊)。

【评点】

这一章是历引古训,释明经文中“亲(新)民”的意旨。盘,是古人洗沐时用以承接脏水的金属器皿,由于君子每天都要洗脸,所以与盘打交道的时间多,古人为了警示或激励自己,就常在盘上铭刻些言简意赅的哲言警句。商汤是商的开国贤君,他在盘上镌刻的铭辞是很警辟的。他的铭辞语含双关,既是指洗沐身体,更是指洗沐自己的内心:洗心就像洗面一样,如果洗面能去除脸上一天的污垢,那么洗心一天,还不够,为了去除心灵的污垢,还得奋发自新,要坚持天天去洗涤心灵,使得那已变新的心灵更新,自己振作奋发,用一生的功夫、毫不间断,才会最终完全地涤除尽心灵中邪僻的私欲。《康诰》“作新民”一句,出自周公对他弟弟卫康叔的训示。康叔被封到卫国为诸侯,统驭殷商的遗民。周公于是特地嘱咐他:商的民众,虽然沾染上了邪恶的旧习,却也有自新的要求,作为他们的君主,对于这些子民,要想尽各种办法,去鼓励他们、奖励他们,使得他们去恶向善,趋于自新。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篇是对周王语重心长的教导:周朝从始祖后稷到现在,年代已经久远得很了,是一个古旧的邦国了,但是在文王的统治下,他能自新,又能新民,从而使得这古旧的邦国获得了上天的眷顾,重新焕发了新的气象。自新与新民,其实都是提倡止于至善的境界。上引三节古人议论,为的是要说明:凡是有自新与新民意识的有道君子,都应当学习商汤的自新,学习周公、文王的作新民,获新命,它们都是修身达于止于至善的一种境界罢了。

四

《诗》云：“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”《诗》云：“缙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”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”《诗》云：“穆穆文王，于缉熙敬止！”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，与国人交止于信。

《诗》云：“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侗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谖兮。”“如切如磋”者，道学也。“如琢如磨”者，自修也。“瑟兮侗兮”者，恂栗也。“赫兮喧兮”者，威仪也。“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谖兮”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，《诗》云：“于戏，前王不忘！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

【译文】

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说：“京城的地方，宽广有千里，是民众安居的乐土。”《诗经·小雅·绵蛮》说：“那绵蛮地鸣叫着的黄色小鸟，栖息在山丘的树木之中。”孔子评价道：“那小鸟在丘隅栖息的时候，也知道挑选那适合栖息的地方来歇着啊，而作为堂堂正正的人，又怎么可以连小鸟的这点见识也没有呢？”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说：“德性深美的文王啊，好呀！他能够持续不间断地做那些正大光明的事业，没有一处地方不恭恭敬敬（所以能够达到至善的境界）。”所以说，那当一国君主的人，要竭尽一片仁爱之心来对待臣下；那些为人臣子的，要竭尽一片恭敬的心来对

待君主；那些做人儿子的后辈，要竭尽一片孝顺的心来对待父母；那些为人父的人，要竭尽一片慈爱之心来对待晚辈；与国人结交来往，要竭尽一片忠信的心来对待朋友。《诗经·卫风·淇澳》说：“看那淇水弯曲的地方呀，碧绿的竹子长势旺盛。有一个文雅的君子，他在学问上下了大力气，就像那磨制骨角的，既已切断骨角，又要磨光骨角；又好比磨制玉的，既已雕好之后，又要磨光它。这样，他的学问，内中是严密坚强的，外表是盛大显明的。那个有文彩的君子呀，终究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啊。”引申来说，所谓的“如切如磋”，是说研讨学问下了苦功；所谓的“如琢如磨”，是说自我修养的用心仔细；所谓的“瑟兮侗兮”，是说要以诚实谨慎的态度研讨学问；所谓的“赫兮喧兮”，是说学问成就后，会有令人敬畏的仪表；所谓“有斐君子，终不可喧兮”，是说那盛大的德行已臻于尽善尽美的极致，令人难以忘怀了。《诗经·周颂·烈文》说：“啊啊！从前的贤明君王，真是令人怀念，无法忘怀的。”以后，那些后代的君王们得惠于他们遗留下来的淳美教化，尊敬他们应当尊敬的人，亲爱他们应当亲爱的人；那些后代的黎民百姓得惠于他们遗留下来的恩泽，快乐他们可以引为快乐的事，利用他们可以加以利用的事。所以，前王虽已去世了，但后代的君王和一般百姓还是对他们念念不忘啊！

【评点】

这一章解释的是经文中“止于至善”的道理。这一章一开头，便引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篇诗句。邦畿，是天子的都城，这里用以喻指至善之地。《玄鸟》诗篇中说：王畿，是天下的首善之区，所以普天的民众都向往着这块好地方，希望能来此地居住以提高自己的德性。推阐开来，凡